桂荀傳

紅白花記

大明靖化年間河南府洛陽縣聚星村有一介書生姓桂名冬榮也自少時文學宏偉文章卓越子安七子以下皆渺視之自謂眼靑紫如拾地芥而命道崎嶇屢首投試終不成名乃嘆曰貧賤命也窮達數也非我也非人也東堂射策白首非時北闕上書靑雲難期吾寧超脫於一丈狂塵之中擺落世緣脫略俗務以山水爲娛以風月爲伴優遊行樂以送餘年 以是盤桓山間或竟日忘歸或跪步不還足跡所適不啻三十六名區矣在家之時則靜處一室杜門謝客覗詩獵史寓興忘憂陰里不得見此面賓客不得尋其蹤人皆稱之曰處士哉呼之曰山人山人少與同郡人荀景華爲同榻友一街南北居止逼側出入必偕起居與同其交契甚密矣俄己昇沉各異雲泥遂隔荀公靑年得第遂顯於朝山人竟坐被屈遊方於外惜乎一榮一枯豈非造化兒處分也皆納采於陳氏之門爲友婿而荀夫人兄也桂夫人弟也兄弟二人俱有婦德鄕黨宗族以皇英二妃比也兩夫人皆移夫之後未獲參龕之慶方此爲憂至三十有餘各有娠祉桂夫人誕生男子荀夫人翌年元月生女子兩兒雖有男女之異氷玉之容良秋月之精神正

若一炉之鎔成少無錙銖之參差見之者指以爲明月兩顆珠桂子名一枝字倚雲荀氏
名織素一枝未移襁褓桂夫人不幸病没荀夫人不想同氣之至痛且怜一枝之無依拊愛乳養
如織素无間焉洼洼悲哀之至撫頂而言曰此兩兒齒交一岁貞亦相同當待其成長俾結溫太真玉
鏡台之緣以慰亡弟之灵兩兒日漸豊盈鴉頭犀角婉娈岐嶷聰慧出天穎脫超倫荀公夫妻益
奇愛之始教文字一聞則解一讀輒誦誠奇才異兒也荀公欲究其業遂送兩兒於桂丈人家專
精受盡其書刻意傚工材華日進文思瀾湧攡文則燁燁之灵芝之吐辭則噦噦之鳴鳳雖老士
宿儒不可及也加以手容秀色俊彩嬌態嫣然若紅蓮之并吐皎然若玉樹之交映眞所謂兩箇才子
一雙美人也兩人聯裾於筆硯之中并武於几席之間婆娑娛戲情誼相孚密通追遊心
肝無間自以童稚之年雖無私昵之情家間奴僕輩皆以桂郎稱爲荀娘子以
之爲謔爲織素未滿十岁荀夫人奄遘危病一向沉篤將不能復起遂邀致荀公垂涕
而言曰妾獲戾于天既無男子只有幼稚一女而長成之期迫焉尚遲婚嫁之禮已矣天實
爲之妾何言哉此骨雖朽難忘表侄一枝家計甚貧才學極富其爲人殊可念也惟願相

公遠慮而熟思之及其成人之後即成妻衾之礼永結兩家之好俾見万世之榮則妾雖不得相
見庶可瞑目於地下矣婢子蘭枝蕙葉兩人不但於織素有勤勞之功且忠於吾事一從服役其誠可
嘉其志可惜至於蕙葉頗有姿色端雅淑愼可奉君子巾櫛願相公留爲侍媵使織素有所依賴
蘭枝即令從人必擇有産業者俾安其生爲荀公攬涕而對曰當如夫人之言惟婦无用傷惻以安病
心至於織素終身大事余何孤夫人之言使夫人有傷於冥冥之中乎愼勿過慮爲夫人更抱織素之手
欲説永訣之情而聲在喉間不能放言是夕遂棄世荀公之悲慟織素之擗踊有不忍見者也織素
躬執喪禮曲盡情文一如知法之君子人皆感其哀毁之過郎嘉其誠孝之出天桂山人與一枝來到喪
次吊哭而致一枝對織素尤不勝哀痛之情自是之後織素遂主家事不出閨門一枝雖或往來於
荀家問候荀公而不復與織素相會爲流水光駛終期奄過織素已十七歲一枝已十六歲矣荀公時
爲御史中丞在於京師而家屬在於河南故數請由桂來爲適値暮春之晦日織素告於荀公曰
今日郎桂处士回甲欲送酒果以表微誠荀公驚曰我忘之矣遂封礼段一疋美酒一壺時果數器命
家僮送之仍謂織素曰汝於山人曾有受學之恩事一之義不可廢也且汝年稍長出入

不使一進貴門以盡師生之礼可也織素承命而退即乘小轎往山人家時山人岸角巾携節與
一枝散步於園林聽嘗春光思酒如渴而家貧不能具一盃方有傷我之忠家僮忽來報曰荀中丞
老爺送礼段及酒果已及門而荀小姐伽然至矣山人父子大喜使人催入織素忙詣筵礼拜畢跪達
荀公之言山人欣然答謝謂織素曰汝礼制既閱長成如此足慰老夫之心也迫爲阻濶月已久矣
久想汝文章将進矣織素避席對曰小姪悪積禍盈奄遭巨翮頑喘不滅弱質多病曽在草土
全抛詩史大人所教字太半遺失不敢之罪豈可免乎山人乃與一枝織素移席於花底飛觴玩花翩翩
有豪與不知日影已在花西矣大抵洛陽風俗最尚花卉而百卉之中以牧丹爲第一大而人人無不種栽
誇多闘靡每到春時香唱千重初唐明皇取各種牧丹列植於沉香亭前與貴妃凭欄同賞
命學士李太白作清平詞其名花比国色所謂名花傾国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者也以此騷人
墨客以牧丹爲花中王至宋奇種異品日益繁盛色黄者以姚黄爲最色紫者以魏紫爲宗
緋紅冠於紅色玉溜甲於白色此外小小各種不可殫記韶華未謝花事已闌三月将合九秋淨
盡嘗貴花之遊人惜花之詞客歎芳菲之已衰感年華之不留聯驕異鑣挈榼提壺陰密

葉而開筵蔭翠嫩枝而傳盃笙歌爛熳觴籌交錯贊繁華之景富貴之象艷一時而傾千古矣
惟桂山人自是窮儒荊棘埋逕蓬蒿斃室花未粧園客不到門既無賞玩之興焉有留連之樂惟
以紅白兩朶栽培於松竹之間以爲寓目之資蓋從俗尚矣適春寒已消未及綻開是日數三葩
始吐紅者似朝旭之爛燁白者似夜月之冷淩的然含態燦然帶笑望之可賞卽之可愛山人謂
兩人曰汝輩所作吾不見久矣此花甚美不可無詩遂以紅白牡丹且爲題各製七言絶句一首
以暮光二字分韻可也兩人應命一揮而成擎進於庭下山人取一枝之詩其詩曰　天遣名花尉
衆芳霞旗月旆兩煇煌紫宸朝罷仙郎醉玉人催沾粉暑香山人見罷欣然嘆曰吾兒之
詩頗有富貴氣像頓無寒慳色態而尤妙異日必爲玉堂金馬中人不似乃爺落魄也次取織
素之詩覽之曰　各樣風流一樣春能紅能白摠宜人應嫌獨擅東皇寵喚取雲和伴玉真山
人見罷大賞之曰姪兒之詩精妙婉曲盡謝世俗人骫骳鈍濁底意思末句不惟鍊忠之幽閑之態
謙退之意發於文詞之間他日豈以詞賦小技大操於閨閤而已哉婦德壼範必待番耀於後世
矣若論其優劣則姪女之詩當爲第一矣織素拜謝曰幼穉兒女未聞詩道而迫於嚴命

亟有題呈矣大人不揆謭拙過賜優奬小侄不敢當矣與一枝互相傳玩相愛相敬

情不能自抑矣山人醉甚戲謂兩人曰汝輩才貌相適不害佳配矣正或者天有意而生并時乎

因向一枝而笑謂曰汝孃若在汝之佳緣或有可望矣老荀自是俗人豈肯與詩士之家結婚乎

終日浮白醉倒不省織素遂拜而敀一枝臨門相送不能措一辭而別織素敀家荀公問曰山人有

何語耶織素對曰山人以紅白牧丹爲題使桂兄少女各賦一絶故小女殭製以進矣因擧其詩而告

之荀公亦稱引不已又問曰山人見此詩云何織素對曰山人亟虛奬而過實之譽不安於心曰此外更

無他言耶素低眉含羞不能發言荀公督令直告素低聲而對曰山人果愛小女指桂兄而言曰此兒

才貌眞汝之配而荀夫人既下世老荀何取寒士與汝結親乎必先此理也荀公冷笑曰倔儱之風尚不

除矣盖荀桂兩公自是布衣之交而山人氣豪才俊傲視一世自以爲着鞭名道莫我或先居然

獲落白首无成荀公發軔亨衢名位煒爀而山人內懷不服或大談而絶折之或諧謔以交之荀公

亦忌太倨心中不能盡无睚眥矣此後織素年益長不復往來於桂家一枝或至荀家而織素不肯出見

兩人不得相見然信誓丁寧心肝炯照只待結褵之期不復致疑矣蕙葉等亦每以一枝爲吾家郎

君而荀公之意落落不相應轉而如楚越相視自絶秦晉之佳約一枝始疑慮忽忽如有失欲一見
織素吐露心情而綜涉嫌疑事多窒得未得從容之便矣一日之夕路由荀家門外適聞荀公
外盤馬細徨招叉鬟而詢之曰小姐安在對曰方在芙蓉軒矣一枝尾叉鬟而入門織素方倚東
檻曲欄悄然對月忽見一枝臨陛側身迎拜相向而生命叉鬟進茶此時即七月之望也婆娑桂
影映玉臉而相艶蕭瑟商飈動羅裙而飄香輕盈之容灼約之態殆若真仙之下降而能使人三魂
迷而雙眼眩矣於是乍開櫻唇輕吐玉辯向一枝而問曰潛躋度嶺新凉襲人不知從何而來耶一
枝對曰爲訪親朋朝入城裡昔被挽留今始还歸而要見吳妹一寫(胸中)鬱陶之懷耳織素徐答曰見
有何煩惱之心事而必欲與小妹消遣耶一枝始欲開口而左右恐或竊聽唯嚅未吐脉脉而坐織素已知
一枝不敢出言乃曰兄若有欲言之事一遭說罷姑不妨耳小妹雖甚不肖早蒙大兄過愛必需有
同室之義長而有知己之分何若屑屑爲兒女(羞愧)之態乎一枝乃發言曰欲陳者豈有他哉欲知老叔之心
吳妹之意織素曰我元來已知兄致疑於小妹也久矣大人眷愛小妹雖是過於慎重而宗先他欲知
小妹之心與兄之心一也何必問而知之一枝對曰我亦(姑知)吳妹與我心一般也而但所慮者吳妹父

親之心不與我大人之志相同矣妹不能自主張也織素良久曰兄言亦有理也在子之道當盡其誠以明父母之志而已此外更无他道理或不幸事不成此心誓不負矣兄无疑也一枝曰吳妹之言苟如是則何慮之有然盟於口不如盟於心盟於心不如盟於天此夜明月案照兩人之心對明月指青天以結死生之盟未知如何織素對曰此則不可小妹聞大信不約自古有爲丈夫而死者未聞丈夫爲兒女而死者也成誓之後若不諧則守之者誠爲大信而背之者當作如何人耶小妹則當爲兄一死以酬知遇之恩卽戢兮內事兄亦將爲小妹而死乎丈夫行事不可苟也兄言无乃大遽乎一枝謝曰吳妹通達之論非我所及兩人情緒依依不忍相舍欲起还坐將行復止殊不覺夜將深矣忽聞街鍾已三檛矣一枝各稱万福而散

兩媒各稱風流面　老中丞不諒兒女情

是日一枝所訪之人姓呂名邦彥當朝丞相之子抱聞桂生高標絶藝傾心艷慕願一納交累踵其門輒題凡鳥留其名帖而去桂生雖不願交遊而一者躬謝礼不可已乃造呂生之門顚倒出迎接待甚欵而桂生之心已在雲霄之外桂生正省之餘詩書是伴自酌自飮以寓閒情不與人

交不求人知故注：應製擧宮必居首而亦不肯就試爲呂生以相門貴公子門庭烜赫抬樹宏麗酒徒碁伴塡街滿堂性且不儉多近酒色不留意於文字而桝勢所及辨譽隨至呂生齒長於桂生一歲矣自以爲必求天下傾国色以爲之配不肯輕設於人也一日命家僮入城府招媒婆之有名稱者張玉兩婆一時赴召拜賀於呂生曰相公之招致老身必有佳緣而欲與之相設也呂生曰韶華將届佳期未定遐邇未汝等者欲問可合之處也張婆曰河南自是雄府豪貴之家指不勝屈未知相公之意欲求何如处乎呂生曰指示在汝擇執在吾須歷見最優者而言之張婆曰鉄總兵宅當冠此府有稀女最矣以賤見言之无過於此矣呂生曰其容貌何如張婆曰雖非絶艷亦且美麗矣呂生曰然則不可也玉婆曰狄參議宅处子姿色之美當代無雙詩書之才女中第一相公欲得美色非此莫可其家許允素贍以相公之富豈可論財於婚姻乎呂生曰此則似勝於鉄家而其处子果絶色耶玉婆曰狄娘子之色誠絶美而老身未聞絶代之色本不出世故即今皇上所寵娘娘亦稀世之色以天子之富四海之廣尚不能得之況匹夫乎呂生曰我之平生所求者惟傾国色也若然則狄娘子亦不合於意也玉婆天

咲而言曰老身未聞見甚狹所謂国色宲未得見而相公分酣青樓跡遍花林簇
粉黛而評色倚紅樓而較艶果見姸媢秀色如相公所稱者若就名妓美娼中而論之矣必
若何人之姿色然後可入相公之眼乎天津橋畔鄭昔々方稀步於娼扉若昔々者可謂傾国色
乎呂生正色曰昔々不可矣長頸踈鬓豈可謂之色乎玉婆曰鄭媢娘郭僊玉李仙卿何如也
呂生大噱曰此輩眞一代狐狸也以膏爲首以粉爲腮何足類也兩婆拍掌而咲曰苟如是
則識難矣苧羅月冷金谷花殘浣紗之女何処可求墜樓之人已矣難覩相公若模画
絶色佳人以付老身則當物色以求之矣呂生欲曰見西本粤有三箇眞面想汝輩亦或
見之矣兩婆對曰某耶々呂生曰一則洪福寺壁上呉道子所画南海觀音也其二則王母岸
渡口竜王廟泥塑第三竜女其三則城南聚星縣桂处士手一枝也三絶中求得其一則於我
心足矣兩婆𥉻然而咲曰相公所望如此雖身從來之恐不可得也自古人間聞有謫降之釋
伽觀音元非可論至於竜女即水府之竜女相公即塵世之相公所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論其
人物則可謂相敵而相公既先柳秀士傳簡之術老身未學孫大聖閙水法竜女亦言之

无益矣桂相公造物戯劇假男兒之身而稟美女之色相公若使桂相公老難之変幻換
爲雌雄則相公可娶美夫人而此非人所及不必爲无益之言也老身反畏閤豈得畫策
逈聞南方之人善爲男適令相公以柵道親迎桂相公以爲夫人則誰曰不可張婆責
之曰汝无多言昔彌子瑕不能爲衛夫人董賢亦未封漢宮之王后男適之事世或有之
人家豈有男夫人乎呂生曰吾尚息之物之微者莫草木之若而花卉之色有奇而麗者則
艸木亦有絶麗矣物之賤者莫禽獸之若而羽毛之色有稱而異者則禽獸亦有絶艶
矣况稟賦之理男女同得則何必男爲絶色而女子之中獨无絶色乎苟无天緣終不相遇
昔曹孟德欲取江東之二喬而爲孫策周瑜所奪大起百万雄兵以死爭之而終不能得豈非
天乎今之世亦有傾国色也與相公既无三生宿緣已許婚於他人老身屢辱相公之教而不
敢告者盖以此也呂生驚曰誰家女也其色果何如耶汝此輩必瞞也張婆對曰老身何敢以
戯言冒犯尊命此娘子即荀中丞女子相公所稱桂相公之表弟也語其容貌則誠天下国色
而聞與桂相公已定中表之婚矣呂相曰汝曾親見之乎張婆對曰荀老爺喪室之後

有兩箇美人其一即朱氏曾侍夫人左右即蕙兒者也此人無姿色其後老爺又得賈氏
去年生一男賈氏即老人之姪女以此老身因緣出入拜謁於娘子者數矣呂生伸席而問曰其容
貌與桂相公孰優耶張婆曰兩人貌樣自相彷彿媚嫵英慧少無异同而但桂相公男子也自
有俊逸之氣荀小姐纖弱幽閑多有窈窕淑女之德但此其所以同而异者也呂生曰誠如
爾言反復勝耶寤寐之求幾年于此而如玉之人同住一府然得之誠難聞之亦晚甚矣耳目之
不廣也汝必有所聞而桂家已納幣耶張婆曰未能詳知當問於姪女而仰白矣呂生
甚喜遂厚賂而送之〻使即探報公荀時請暇已矣而方欲還京閣者忽報曰本府教
授未呈名帖矣荀公延之坐定問其來訪之意教授曰呂丞相家公子竊慕令姐之才德
使晚生通意故敬此仰達矣荀公曰呂生之求甚勤恩亡室臨終已托於老夫欲以為表侄桂
一枝之妻到今背約誠有所不忍者先生幸為我謝之王教授不勝無聊惟力稱呂生形勢之
可畏才華之可愛而已拜謝而去翌日本府馬太守又踵門投刺荀公迎入拜畢拱手稱謝曰先
生辱臨陋舍抑有事耶太守荅謝曰賤生每欲一倍清塵謬承鎮海而公牒埋頭未由抽身

今日爲令愛婚事㣲忙而來也荀公曰昨日王教授亦來傳呂生之言而這間自有委折未能奉
承先生想亦聞之矣太守曰賤生聞王教授之言而先生之不忍負亡婦臨訣之言自是厚意聞尚未牽
帶猶是路人膠守前言不亦固乎況父母之恩慈愛是主無論彼此擇配佳郎使之富貴而榮華豈
不樂哉欲求美郎莫如呂家之公子榮華富貴誰敢比太祖公家老先生若與呂郎結親則安知矣
人在天之靈不爲之悅豫乎先夫人屬意於桂生特一時未成之事今日呂公子之求婚實百年偕老之計豈可
以一時之戲言誤百年之佳期乎惟先生熟慮而深處俾無後悔也荀公答曰先生析利害之説明假合之分
教誨諄諄指導勤勤賤生何敢以執迷見自外於提耳之教乎但女兒粗習詩書略通禮義欲聞其言而進退
之太守曰先生之教亦有意矣娘設有一切之意惟在先生開導之如何耳賤生亦欲以喜報速通於呂公子也郞
别去荀公入內招小姐坐之前具言呂家求婚之意曰吾兒如有所懷悉陳無隱小姐曰此事小女何可干預然母
親遺言尚在於耳其餘非小女所知也荀公不悅曰汝之母識有是言不過與我相議而已别无定婚之事女
子在家則從父命禮吾兒誤也小姐曰父親之命何敢不從然此則小女莫大之事願父親三思而定慎勿
輕許遂回身入於寢室朱氏及蕙葉適侍側告於荀公曰老爺何以出此言耶小姐與桂生人一

天生一雙伉儷彼蒼之意人皆可側況先夫人遺命堅如金石大小婢僕所共倚杖而属意者也

以其情誼言之則自在童年而與同鉛槧而自守礼法小无苟且之事然想其孚契深情豈偶然者今老爺

若奪其操而抑其志則必憂愁奋悒仍成疾病恐非全安之道也荀公曰我豈不及汝之深思也且桂生才貞

亦豈不愛曽不許婚者只以彼家貧甚桂生若能立揚則大善不然則女子不得自安且非細事吕生為

人我亦詳知苟其庸流下品則豈徒取富貴以壞女子之塋也汝其開諭俾回初心朱氏以荀公之言呼小姐小姐

長嘆曰我與桂兄雖有同岑之情自昏姻其路各異母親临終雖有顧托之命父親之言亦自通達若

從論則何人之門不可乎吾已許身於桂生亦有言於桂生負心非義背言非信也致今二三其德何所

不忍且父親過愛不肖之女欲以富貴為子者豈不感激者然富貴貪賤自有天定不可殭而致之我

則孟光耘田寔是甘心文君賣酒亦所不辭惟願庶母為我盡誠以回父親之心

好因緣作悪因緣　無情語寔有情語

朱氏出往荀公之所荀公問曰女兒母有何言耶朱氏俱以小姐之言告之荀公笑曰年少之兒不知事

理徒信古人糟粕之言往往厚誤家事豈不惜哉今以梁鴻孟光為淑人君子以相如文君為佳人

才子争相稱譽稱欲余效余嘗見古書孟光面黑体壯其力能運石臼故與梁鴻或耕於野或傭於人能堪許多辛苦今織素屬軟彈之則欲穿牙細腰吹之則欲靡以如此之氣質欲效孟光之勤勞豈非可咲乎卓文君寡於一時和情詠身於相如而終未免當壚賣酒之困相如適值好文之武帝曰得意之薦而聘詞賦之才得高官積黃金亦卑駟馬翺翔鄉里至今以謂美談若不遇武帝則必行乞於市上終至於飢死也矣孰知世上有卓文君哉今天子不喜文章不采兵良桂生雖有陵雲之才經天之奇何以自致哉而況得失科場自古難必桂生之父以年少才子自期愚手功名唾手可取居然白髮窮措大耳安知其子獨不然乎朱氏又以小婿結約之意告之荀公輒愀然曰兒女之志不可強奪而茲事十分難處呂生之言今若斥之則呂生必告於其父待我上京必將求昏若不許則呂相威權振於天下所言天子无所不從我之前程難其免事也然姑不快許以安兒女之心矣但所慮者呂家必不中止汝須從容懇諭毋使固執朱氏未退忽聞李提學至矣荀公急出外軒而迎李提學亦爲呂公子紹介而比王馬尤如矣荀公曰王教授馬知縣亦曾言此事當即奉副矣非但自有此事昏姻大事不可輕定欲早於京師稟議於丞相矣李提學即辭故倫傳呂生呂生即裁書上其父告其意荀

公治任而敀此時桂生聞求昏於呂家殊切忿懣俄得朱氏書知荀公已傾意小姐欲守盟
雖欲一見小姐更伸小姐初意而未得其便徒自彷徨幾至於成疾矣山人見其氣色與前大異責
之曰大丈夫當建功名立事業以顯父母汝為一女子反作憾憾可怜狀耶汝自幼多讀古人書志趣之卑
下乃若是甚非我所望耳桂生惟謝罪而已浙江督府魏相書本愛桂山人文武之才謀欲同設軍
務山人出一枝謂之曰魏公即我知己之友浙中山水亦欲一遊而未得者也且視汝心思近來不佳與我
同遊追司馬迁謝灵運之壯現拊伯乐天開曠之遺跡以怀胸襟亦以写幽情可也生惟命而桂
生將欲與小姐叙別偷隙往叩小姐與朱氏同坐邀桂生入彼此悲黙無一言桂生先言曰近聞吴妹佳期不遠而
家親適彼所遊將有万里之行賤生亦當陪行將不得覩盛仪而獻賀危殊用悵缺小姐對曰春日
惟寒願跋履保重小妹誓不負芙蓉軒一片明月矣桂生亦對小姐氣塞胸痛惟眼相視而已山
人方啓行促呂桂生桂生慌忙遂告別而去桂山人本无侍妾使老僕一人守其家父子二人遂乘一舟飄飄
然向浙江而去行四五日至開封府泊舟於東門外遂聽本府通判與山人有厚契適因公事游江
而去偶見山人坐于舟上掉船而至握手驚喜各展阻濶之情仍挽致府飲酒團欒桂生獨留舟

中終夕念待至日合官傑來傳通判與夫人同宿郡齋矣桂生称寢蓬底夜詰明自念曰主人若又
苦挽夫人今日亦不必早还吾當下舟登岸覽見風烟矣仍繫舟傳遵渚探幽遊勝陟降江之亭趁
沿波之碭信步而行惟意所適忘却路益深而行漸遠矣忽渴甚思茶而不可得擡首远望欲
覔見人家遂望粉墻彩閣遙遙隱見緣林之間遂前往見之則華扁高揭於門楼非玉清観三字
循砌而行剝啄重門良久有女尉出来手啓金鑰年可六十餘歲矣邀桂生坐殿西別堂問曰相公
自何處而來耶觀中適有修齋之事少年背皆入內殿致令尊客久立於門外不敬甚矣惟相公
寬假之桂生曰偶遊逐風光歷遍远近因渴求飲未到此矣女尉招童子奉茶而進謂桂生曰城中貴家
之家今日設法事於此故自多奔忙不能待生吐話速罷罷旋即退去生亦起立徘徊周覽見東
壁之下有緗帙百卷擲拋倚疊生坐彼攬皆黃經玉樞黃白庭府等書曰大公孩子一張卷置其
傷(像)試展而見之蓋模寫美人称主之状而筆法精妙姿態秀麗真絶宝也若以為觀音菩薩之
頭无瓔珞以為上客夫人之像身着俗衣非步蓮之潘淑妃則必待月崔鸎鸎也然不書其姓名桂
生心自思量曰此画是天下絶筆而点之詩人何无一句題咏丹青不渝生綃若新想貢繪

事未久也仍把玩再三忽然長嘆曰畫中嬌艶正與荀家妹弟可較伯仲得其真才故為之
揮灑新筆只得荀妹真面以慰我渴悃之情耶不然則何與芙蓉軒徘立之時酷酒相似耶噫
裴郎之玉杵雖未劉公之仙洞已隔不知與阿妹更有相見之期耶嗟惋之切感涕自零遂投床
筆硯用荀小姐咏牧丹韻作七言絶句一首書於簇子上面一回諷咏欲寫姓名之際女尉忽自內
殿而出見桂生拈筆臨畫大驚却之高聲而唱曰相公、此何事、、相公占汚其畫欲使賤僕未受
困耶桂生慢然擲筆而言曰古今名畫必有文人才士題咏方為三絶之寶惟道人休責焉女尉曰以
此障爲何木畫耶語未畢喧閙之聲自遠而近傳聞行次至矣女尉倉皇而起亟現內女尉出門
而迎之回顧桂生而言曰相公留此恐涉非便也桂生急下階欲出門外則十隊衛卒或持赤棒
或執儀物分立左右環擁前後唱喝而行威儀甚肅後有七寶彩轎四圍珠箔侍婢七八人皆、
序妍冉、隨至光彩溢目香風滿鼻矣桂生未及回避前導大叱曰何物怪兒觸犯尊行敢欲
經越前路耶至欲驅脅窮踏桂生畢辭哀乞曰倉卒之間未及莊身前導猶喧嘩不已將欲
亂捉適之女尉忽走來解曰此過去相公不見茶而來不君輩不可先礼因得被捨脫身而走危怖之

心稍弛矣乃自語曰吾作求緊之行既違女尉之責又被賊頼之辱真可咍也故到船頭山台面

矣遂登舟而行過數月至浙江府中魏公見山人父子數腰之色可掬矣移其館舍豐其供廚足

以忘旅遊之苦一日魏公開大宴集各僚終日飲酣桂生父子亦與宴魏公醉手命從者取華

牋彩硯進於山人前曰請桂兄一吐珠玉以記今日之盛會使後人知吾北華遊於此地山人對曰少宗老

且倦餙勉強題之不足觀也豚兒粗知綴文使之代術如何魏公欣然曰令愛郎果有高才則一

揮彩毫以洗彩昏眵尤好也郎以四友授之桂生再三推讓遂舉筆作七言長篇一首風雲飄起

龍蛇交騰其詩曰

浙中天作桂山水古今名區枡吳越大城深壕地勢地勢雄龍爭虎擲並隨突魏侯才略

郡公表世冑胞嫣耀華閥一方雄鎮當空扼叫霜浙瀝吹鉄鉞惠澤汪洋若時雨男

欣女悅安耕　春日開宴江山亭亭前万頃琉璃滑孔鄭北海邀佳賓庾亮南樓

有明月明鐺繡帶六銖衣美女挾瑟以商群繁彩袖遶遍樽俎間蓮步輕盈謠宝

襪是管清唱群且咸大魚小魚爭出沒命府諸兵盡才傑酒中豪氣轉傲兀

半酣喧呼俘長劍送把深杯不辭罰曲渚縈紆堤不極水樹連天綠如髮落
日城頭吹画角吹画角聲盡蕩龍王窟只可留連終永夕怊悵繁華易消歇怨憶
臨江射潮日惜哉古人已朽骨樂極悲來奏群樂伐鼓騰騰舞健兒後人欲知今日
遊復訪他時峴山碣

魏公見之彈指欽嘆曰雖盛唐大家何以加此與岑高相頡頏也一詠一看手不忍捨忽顧山人
而語曰令郎已娶否山人曰家貧年幼未及娶也魏公曰家有一女年可勝笄而昏姻非匹
敵不可我女則不能望表弟亦有孤女而姿色才調與令郎匹美老夫欲為兩家作媒兒意
若何山人未及對桂生避席對曰晚生雖未娶妻亡考在世之時定昏於同鄉荀中丞家矣
不幸為柳門所逼將不保初約而荀氏之心堅定之不移方在相待之中晚生雖荷大人之愛亡
母之命不忍自我先棄為无信之人余魏公曰所謂柳門誰也山人曰呂丞相家矣荀家之昏
事必敗於彼而迷兒尚有眷戀之心可謂不解事也魏公曰此義士豈知有此事耶荀家女子
若入呂相之門兒貴兒孤吾言此後待桂生无欲时東门夷琛賣惟謹虛不揚波主将把酒

挨盡極意歡樂至則與之與一般詩腸景陟名山蕭跡若世外之人桂生亦有幽趣每過佳景憶脫

忘故而念及於荀小姐則不能定情淚涕潸潸自下浙江即繁華之地粉脂娭庭日斜香街

羅綺成群歌舞繚繞舞影娑娑使人魂迷而心蕩自非有鐵石之腸鮮不濡染於此矣桂生

經過金橋滿車而嘗過滄海而望泰山者矣豈肯留意於滄消丘埃之間乎

見詩句覷破閨閫心 因軍務約為晉秦好

此時荀公入京師數見呂丞相而丞相無一言及昏事荀公亦不開口而已移拜兵部侍郎摠攝戎

務公簿方午年且衰老微恙頻作無扶護人調治有妨遂寄書家中使賈氏與兒子守家來

氏陪小姐上來而並速登程毋令企望小姐承書之後即欲發行而非徒天時正熱行役艱

難槐花已黃桂生必赴試於河南欲姑留一聞消息為時桂生方在浙中穩送居諸而荀家音

耗杳屬天涯憂愛惱懸齒稍無歡悰欲托科事南故故鄉以探荀家消息乃進告桂生曰科

期將迫欲觀光惟大人命之山人此去河南幾數千里衝突陟遠恐生疾病若錄名於南京國

子監仍赴試場則似甚便宜且做業必專一矣與魏公相議送桂生於国子監使赴

應天府鄉試桂生遂南行之計筍小姐時在河南日望桂生之來而山川阻濶魚鴈俱沉
憂慮搖搖然如畫旆之不定其影焉父命不可久稽桂生不可復見矣不得已與朱氏同舟而
行至開封府大風連吹舟不得進小姐屢日觸傷一病沉綿而舟中搖蕩不安將攝未能雖
疾前進使家人借得水邊樊豁之閑家將欵小畄調治待其平復而發行矣泝江訪求未得
靜室旁告於小姐曰閭巷湫隘不堪入處而惟玉清觀殿宇弘敞房舍掃洒而只有女冠路天人
講道於其中調痾所无過此也小姐頗以為然與朱氏及女僕朩詣玉清觀女冠輩知其為
京師宰相家家屬远出迎入空其內堂而處之明窓粉壁靜閒幽靖寔合安攝之處也小姐
問女冠朩名字其中年老者對曰吾名即眞矣彼年少女冠即某也因進茶果精潔可食小
姐畄一日神氣蘇爽與朱氏隨女冠從容緩步周尋殿閣至三清殿上焚香礼拜歇與女冠相
對話望見殿上掛一幅女像簇子上面題二首絕句而画㨾筆法俱極神妙矣小姐素癖於書画
欲知其工拙起而就見其画宛如呉道子手段而筆法則王右軍趙松雪兩体也小姐着眼微
微吟忽然驚悟曰此筆体本分明桂兄所寫想春間西行之日留題此書而去耳仍又玩味其詩曰

亭亭獨立不勝春有恨無言惱殺人謾向臨邛期卓女却從南嶽喚真真

鏡裏花枝虛美影水中明月竟非真何如七夕樓頭望閑却成都賣卜人

小姐一見再見疑慮滋甚心語於口曰下一首其筆跡非桂兄所寫而亦甚彷彿此必他人所倣故依法而書之也非我不卞也此兩詩必兩人所作而其詩意各有所托非偶然題咏之此不記姓名抑何意也上一首用我時投丹韵此則表兄必因感事寓懷而題斷無疑矣第未知下一首何詩才士與表兄分韵而作耶末句之意尤未可曉也深思苦吟倘怳未決矣貞兵來坐小姐之側跪而問曰小姐玩味此詩必知其中深意也小姐曰正欲一質於師也師幸先問此兩詩似出於兩手而詩中各有所恨何來詩客何為而然耶貞兵驚曰此觀與大路不遠故雖女尉亦所處而不能死往來之客并此堂者皆見此詩而莫知其兩人手矣今小姐有此細眼奇哉奇哉貧道亦本不知書有同聲者之至丹青詩中有何意耶小姐曰上一首初句之意替畫中女人姿色之美末句言與人有約而不見只對畫中之人下一首初句之意畫中嬌艶見之無益末句言徒思其人而不肯相訪也此是何人亦所作耶師必詳知矣貞兵顧見女尉亦而言曰

兩詩本意果如此也小姐既解見豈敢抵諱貧道謹當実告矣此玉清觀蓋宋
真宗朝所刱建而中經兵燹頹廢久矣此開封府城中所居義陽郡王即梁王第二世也曾
與薛仅寘老爺撒奉三淸盡其誠虔重修道觀以為願堂十五年前祈禱於三淸之神
遂生一女玉顔之艶德性之美前無偶而後無繼矣仅寘夫妻鍾精撫愛如珠如玉仅寘
不幸下世郡主與小姐悲慽度日及其經制之日郡主娘娘乃親設供於此觀時小姐亦從適有遠
方女僧来參法事其人素善繪画見小姐容貌大加稱揚懇告於郡主及小姐願畫真面永作
人間之至宝小姐頗有難色斥之不許女冠懇告郡主然後方肯諾其僧會心凝精揮
彩毫小姐之色態精神盡移於画中雖离婁之明不能下其真假矣郡主愛其画品極
妙分付於貧道亦使之深藏勿掛於他人之眼貧道亦敬受尊教于襲藏珍去春霖雨
浹旬恐有沾汚之患并觀中所藏道經出曝於西軒方欲斂藏矣小姐曰郡主有意欲躬行
禱祀倉卒未到貧道亦全於法事慮不及他紛遑中未及收拾忽有少年秀士偶到此中
乘貧道不見之時乃題此詩於簇上貧道亦後雖悔責已無及矣惟恐小姐見之則懲而

責之不得已直告請罪小姐初則大有愠色及見此詩別无他言乃秉筆題此詩兩句於其下
貧道亦宗未知其意多近日郡主頗有疾恙小姐昏事必欲速定名门巨族无不遍來小姐
才色孰不艷尒乎媒婆日集门庭熱鬧如市郡主方欲擇定於其中矣頃者小姐乳媼言
於貧道亦曰小姐畫像更勿藏置出掛於三清殿使來人去客縱意寓目前日作詩者姓
名如有詳知者無或即報宮中遲稽貧道亦或慮其間有別般意思而隱者秀才題
詩之日貧道亦未及問名且其詩意未有如小姐之能解者誰能見其詩而知其意推其意而
知其人乎荀小姐聆畢默思曰下一首末句蓋有題詩之人不須憂也或尋媒姁欲因女冠求昏
而不明言耳問于貞兵曰秀才作詩之時或知其薛小姐之畫像耶貞兵曰不知矣薛小姐所乘
王翰臣入門秀才方出门造次相値且前導避與秀才移時相詰不知其時小姐或從簾隙見
其秀才而寓意於秀才、容貌風彩與潘衛无異美貌清詩必入於小姐之心故至於和其詩
題其尾到今使其乳母欲探其消息矣荀小姐曰師之言是也此後數日薛處調眷患候已快
痊矣遂與諸女冠相別出現乘舟向京忽有一人從江岸而高聲問曰何船是荀侍郎

宅內养行次郎舟人傳棹問之即荀侍郎京第家丁也跪奏舡頭曰老爺方遭三厄小

姐與朱氏早歿河南小人奉書而來耳舟中諸人皆惝措失色盖荀公以兵部侍郎方任籌过

之策靖化二十年北虜突騎九万圍大同府縱兵鈔掠先鋒即至居庸關京師震動天子大怒以為

过功聲帥兵部諸臣誤事召兵禍国家梟梁總兵刘都督於京上下兵部尚書王国召侍郎

荀景華錦衣獄方欲問罪諸臣震慄不敢救呂丞相力諫曰王荀兩人功勞素著自古偵事

之將貸死從軍以贖其罪請削兩人職名白衣從軍終不成功則誅之未晚也上從之赦其罪使

听令於俞都督命下荀公及出圜户即就謝於呂丞相丞相曰寔荷天子之寬仁老夫何力之有仍置酒

厚待曰吾與公有相議事而姑先問曰尚未果矣今日適得靜便良家有不肖子而聞令愛有幽

閑靜德妄切而惓綿之衷令意若何荀公曰公子曾因馬太守求昏而方時小女適有疾病未能仰

副矣今相公有命曷敢不從丞相大喜曰公情今本不之監而若又結親則其情尤如何哉但公今當注

过还朝早晚未可預料吾意則欲通於先子自其处成礼敢問公意亦若何荀公曰既並家相公再

生之恩將來禍福亦在於丞相手中當此之時豈違拒尊旌命矣即退修書使家丁傳於小姐可否行遂尚俞命

翠香閣擇婿　大板橋作媒

此時小姐折見父親書備盡獲罪下獄幾陷不測之罪由蒙從軍遠向北塞之意且曰天威震慴无望全生而幸賴呂相力救得一生於万死德可含珠恩合結艸雖損生殺身難報万一不得已許親事汝自兒時讀書學禮頗知義理須念母言父命輕重有異私情厚恩大小不同无如前春之固執郎日旼家與呂生結親以副老父懸望之情小姐與朱氏同坐傳看痛悵曰父親雖免大禍远入危地憂慮之心何以堪遣朱氏言於小姐曰小姐與桂生才良相適年紀相當常以蒼蒼者天必有深意事乃大謬乎卒至於此人事之不可知者有如是耶且小姐與桂郎雖有失言本不許身而父命既重稍息哀斯行權道亦無不可昔崔鶯鶯之王嬌娘虧行稍部寔有慚德而其死其生亦不與世云中人同之矣小姐則貞忠潔行與青天齊高與白日爭光將順父命自求多福豈不快哉小姐長嘆曰庶母之言雖是父親方在死地而弱質之無力未效木蘭之代行誠孝不篤莫追緹縈之上書方且自傾痛泣之不暇抑猶何心與人結親乎朱氏曰小姐之言寔合情理勢將送言于呂公子俾待老爺之还故小姐曰不然欲違桂生之盟則英軒之月依旧欲斥呂家之昏則父親之書在傍百爾思量万慮紛集莫知善處之道遂

回舟泊於開封府東門外是夜輾轉不寐恨無脫身之策咄咄悵曰人生一死自古皆有指
躬保信寔所自期而若自決於今日則非但事不明白亦將不利於父親當留待父親回來以義諫之死
爭之若不得則誓以此時舍生就義以謝桂兄旋又自念曰昔在其軒與桂兄結約之時桂兄欲以死
生盟之我以申生嬌之事戒之不許矣今事與心違更死可望前日之言可謂巧合矣嗟呼桂兄之情何
嘗與我異也我則尚有一弟桂兄獅子也必無為我不娶之理除却此身則世上豈無堪為桂兄之配乎又
抵眉含眼細入思量忽有一計蹶然起坐曰我只以一死報桂兄之恩非情之不足乃勢也昔管仲臨
死不薦兵士後之君子非之徐庶臨行薦諸葛孔明此亭千古美事男女私情何殊君臣之間乎王
清觀女道士所言女子未見容貌而其姿色一般於畫中之像是為當世一色且其絶句若不借述有可嘉
矣誠得此人為桂兄之匹則庶幾效桂兄至誠一但彼家豈有因我一人之言而平許昏乎吾之計誠
疎矣又思曰桂兄之行舟於江湖而路於道觀巧矣薛女畫像適曝於其日而桂兄之矚又偶及於此
桂兄無情之作薛女有意而見曰一絶和題於其下此殆天意我試於明日探其消息乎先牽情則
當為桂兄替行媒妁之事雖不成欲竭其力而盡其誠矣明日言於朱氏曰今若啟家則呂生必挾

父親之命藉丞相之威逐脅急如風火雖欲徐待父親之還何可望也顧此薄命信誓遠而
恩義絶矣但其昏事曰我蹉跎畢竟若得不合之配則吾心不安姑舍兄論毋親精灵苟有
所知亦必為之悲怜矣曾聞貞娛之言薛氏女子才貌全信斯言也兄愧於桂兄之配若為
桂兄定之昏於彼則他日我雖敀呂家我心小安矣為此事稱疾病暫留於此地以免呂家之
强逼以擇薛女之動止而先可接着之地是可問也朱氏曰小姐反以桂郎昏事為念誠厚
矣小姐必欲留住於此則牛鳴之地有便好之処先夫人臨終以蘭枝為多有勇勞許令適
人蘭枝為開封府富商趙姓人妻家計頗饒富云常來奴僕中必有知其家者矣小姐
大悅問於家丁告曰蘭枝居生於大坂橋頭矣小姐傷於行役姑留中路許多奴僕送敀本
家寄書於賈氏曰病勢如此不得敀家呂家有問以此答之小姐與朱氏率奴婢數人至
蘭枝之家蘭枝聞小姐來到出門迎謁於橋前洒掃正堂以奉小姐礼畢退與朱氏相對接膝交手
討論舊情泣説陳夫人眷眷之恩潸然下淚蘭枝跪問曰小姐因某事而辱臨耶先生閭巷柴溢
门巷小人恐福滿灾生也小姐曰適因細故來到汝家我之來此不必傳播於人也蘭枝孚

女羅拜於庭曰此皆先夫人厚德所及也小姐問曰義陽郡主宅知否蘭枝告曰越彼大路則可見園林矣小姐曰我聞其家有處子方求昏云未知有耶蘭枝對曰小女常出入於其門下書知之其娘子姿色才品似我小姐而郡主及小姐酷好詩文擇婿以才與良雖有好文章不美容良則不取雖美容良非好文章則亦不取也必得兩全者後方欲許昏而兩全之人豈易得之郡主患候比來頗甚小姐昏事必欲速行招出一題以試群才應製之人雲統蜂鬧郡主親自考閱以定優劣而庸技陋豈擲於郡主神鑑乎日閱千篇終無可意者尚未掄揀云矣荀小姐聽畢徐思曰彼欲考較其才我雖以桂兄爲有李杜之才潘衛之良不見其詩文則必無許昏之心矣謂蘭枝曰汝須往郡主宅覓題之來我之留此切勿出口蘭枝唯唯而出大抵薛小姐名柔蘭自幼聰明才膚知精通文史不特其秀色手容稱冊於天下皇帝之貴族也而郡主無他子女仅眉夫妻慈愛甚篤欲得才良如小姐者而列邑訪於諸宗亦囑於妹梁王大長公主廣選於京城才子而未得也仅眉下世三年而柔蘭之年二六矣郡主爲柔蘭刱建一閣揭号曰翠香閣其幽閒壞麗不可名狀郡主謂侍女亦曰他日定昏當行礼於此閣矣嗟乎若老爺在世以此閣爲題操觚之徒各爲詩賦就其中而拔其尤則擇婿之法無過

於此而今我即深宮寡婦也何以求天下之奇才也郡主此言皆偶然而發耳初无深意而伴僕未互相傳播達於远近開封府少年才子艷小姐之姿色企郡主之富貴妄出非分之心徒勞无益之求賦琴香閣三字如大廷親策之題或栖山寺或接閭舍爭巧鬪工累積連章才拙者或倩手於人雲石膏餘馥厚賂蒼頭目緣出入奔迸雜遝若荊圍黄昏呈券之承才郡主與小姐一一監閱分貞亦第其文非浮雜則俗非委靡則野下里之唱也鄙鄭之音也郡主曰才難之際今古同然何必責於人乎擇取三篇置諸案上欲以其門户人物恭面商量黜其二而陟其一小姐告於郡主曰此三篇雖似稍優而若老儒談經書之意无一字活法生氣何足取也郡主笑曰秦少遊宋之問自謂若无蘇覺弟則當詡步於天下也吾之眼目高則他人之文不得不卑也非此詩之卑也汝眼太高故也薛小姐自見桂生之後悅其貝愛其詩自不忘於心而不省其何許人也惟置之於心而目之於中雖母女之間不敢發說私使乳母潛囑於女尉出其簇子掛於三清殿上以訪作詩者之姓名而終无喜報小姐自此悼悼切切徒費念想而已

女子安展作序手　千相如弄求鳳操

是日蘭枝承小姐之命詣義陽郡主宫中納名請謁謹問玉體無恙否郡主曰日氣頗冷旧病

轉苦況且女兒昏事至今未定心爲如焚愈久愈熾蘭枝對曰賤人曾聞娘娘親閱時才
子詩文欲擇美郎許多篇什之中豈无一介李杜乎郡王曰他郡未知其有无而顧開封府中果无可觀之才
矣前日請於大長公主求於京師翰墨之場而尚無所薦以此觀之京城亦與此地无異矣蘭枝曰京城此地
雖之天下至廣才能之士亦多安知夫迷方人物不蹐於京城他郡才華不倍於此地乎賤人家前臨大路遊
學之人科場之士或因秣馬留之或曰寄宿而來者踵相接而肩相磨矣若得下命之題揭于客堂則
其中必不无善製衣者矣郡王指翠香閣華箋篇曰此則題也仍言締建之事蘭枝即拜謝曰小姐膝下
忙未見謁後日當乘隙更進矣故以郡王之言白於小姐以翠香閣呈之荀小姐修題一吟文思已如水
湧雲屯也遂握筆效王子安滕王閣序構成一篇淨寫華箋箋末書洛陽桂一枝以授蘭枝曰明日汝須以
此文納于郡王而若問其撰述之人須以表兄對之若問其行止汝答之曰桂官人遊學浙江方还河南得病
於中路調治於汝家可也蘭枝曰當如教矣仍問曰桂官方在何处耶今日小姐爲桂官人作媒此何故耶小
姐曰母親遺命汝亦參聞而事多魔戲素志不成我欲爲桂兄薦此美娘以酬平日厚誼耳蘭枝細聞嘆
曰天不助耶人不戕耶嗟哉咄哉小姐又謂曰桂兄去春必赴河南鄉試而終无所聞恐是士或有病患而桂兄不得

移側不然必身有疾恙而不得來矣蘭枝對曰小人家客人未搜見鄉試榜目小人偶亦見之則南京鄉試
壯元桂一枝九字分明書填桂相公必不就試於江南故小人以為必有同名之人不復疑矣今因小姐之言方悟
桂相公必入籍於南京魁於鄉試矣小姐大驚曰誠如汝言桂兄必魁捷矣然必不以一時遊宕之故入籍於他
郡想必入於國監仍以赴舉也即送人於書肆買來客路榜目則桂兄果為第一於江南試也小姐憂疑頓
釋喜形於色明日蘭枝挈具草殿往于郡主宅因小婢通名郡主與小姐同坐召蘭枝蘭枝即入跪進其文
郡主拆封閱覽問於蘭枝曰誰所作也蘭枝對曰姓名書呈末願娘娘先覩其文而問其根派若其文不
足可覩則其根派知之何用郡主笑曰汝言是也遂伸手展見筆法飛動照耀映人眸而奪人氣郡主
姐十分驚動矣其序曰　　銀潢濬源侵百世而流派玉牒衍慶序九親而分支大城星辰連諸
而宗璧華業芳甸綿錯列衣腰褒而疏壤粵惟梁園之雄藩宗是周家之近屬侯邦啓以錄業千
一之佳期錫館下而兵欲百兩之盛禮陰聞烟霞亘信陵之舊墟沁水園田割汴京之新場杓晉土委罷
宗降於銅山明珠斗量富可擬於金穴吹簫向月鳳求凰於瑤宵鳴佩朝天馬如龍於香陌惜
哉果積之隨至居然今事之已非寡雀怪圖認舊伴而誤喚雉鸞對鏡吊孤影而自悲

歌舞烟沉凄冷綺羅之隊冠蓋雲散寂寞麻戦之門唉光景之已消慨緒業之誰主
鄧伯道之人地終无一男蔡中郎之傳家只有孤女柔仅有範清新咏絮之詞秀色呈妍亦勁寵羞花
之態翠瓶玲瓏移来支機之石彩椽照耀斷盡連理之枝朱拱出雲影抱板橋之野碧尾映日光
涵蒼澤之洲琪花共白雪鬪嬌艷草與羅裙争色玉佩晨憂喚起鴛鴦之眼緗簾書捲驚
罷鸚鵡之令綠陰依檻冉冉而斜暉芳林落地寘寘而晚霞鋪被錦褥帳月娥之孤栖姊媓瑤
床鼓天上之象會屏間彩雀空彈象客之孫樓上金鈴竟入何人之耳一枝才非止鳳志切屠龍自不踰人
著潘衛之風彩語未驚世俗李杜之詩章聰前六經詞彈三冬之工沙上七字莫如千樹之詩鏡裡花枝
曾識春風之面海中波浪難捉明月之形大篇煌煌瞻紫府而矯首華構翼翼望彩雲而翹心未
登梁園之筵先題滕王之序
郡王一遭吟咏巫秩賔曰此文清新俊逸字字珠玉句句錦綉誰家才子有此奇才見其紙末書洛
陽桂枝郡王默念曰洛陽距此開封府不遠與之結親尤甚便宜更把華牋大讀一篇曰王子
安一千年後始見此人雖未能高出乎安安之上亦可以鴈行矣問於蘭枝曰此人容貌姸醜如何其

父誰也汝其諗之耶蘭枝對曰小人年少時為河南荀侍郎婢侍郎友婿桂冬榮即此郎出入也言貴
門外則盖窺見之大族也語其容貌則雖潘衛不能過也且桂官人方魁於江南鄉試未出名得
第如反掌也郡主大喜曰江南壯元果此人耶吾之擇婿只在於才貌兩件而其才可驗矣其貌汝
既見之必不瞞吾也況此其文章如此其才貌无他疑矣年齒幾何蘭枝對曰十八歲矣郡主曰長兒
一歲矣心切快幸命侍婢滿酌金鍾以賞蘭枝時薛小姐侍郡主於側雖无一言喜氣溢於眉
宇間矣小姐睨視其文有曰鏡裡花枝曾識春風之面乃靜息曰此句顯有曾見画像之意得非玉
清觀題詩之秀才耶其時我雖不能詳見其人而尚依依然完在睫中今若一見庶可卞之乃改容斂衽言
於郡主曰此文實妙然猶可疑若科場之規極其嚴棄借述借者述者俱有罪戾尚此有之安知此秀
才無此事耶且男子貌美而有才者絶少陳平之如玉裴楷之映人茂叔之霽月誠有其中而秀於外世若鄧
通之(美)傅粉(似花)何晏之傅粉衛玠之異彩艷則艷矣嬌則嬌矣其才則不如其貌何必面傅粉唇若抹硃方謂
之調哉惟母親更可詳慎焉郡主惺語曰我未思也汝言深矣蘭枝曰小人目覩此郎操筆成文風檣陣馬
不足而踰其疾也且座上无人對坐者可知其无評也自在洛陽多士推讓公卿无不能稱道皆依様

盡芦顧影矜嬌之輕薄傳子武郡主曰吾非不信(汝)言特吾事甚重矣寡婦之家雖无待客之人

吾欲一請見良試才而後方牢定矣蘭枝聞之心甚悶慮强作而對曰是亦不難但見秀才病勢頗重

恐不詣之門下矣郡主笑曰雖然汝須傳此意俾待差復可也蘭枝想道累度周遮亦涉殊常乃

曰當如教矣即退以郡主之言白于小姐丶丶笑曰文雖代述身不可代出矣托辭牢拒果誠如何一倍悶縮不知所爲

此後郡主日送蒼頭問病勢之輕重蘭枝但曰桂相公患候彌留方調理於內房不得與外人相接矣於房

之間時月荏苒旧歲將盡矣郡主以昏事之遲滯日夜悶惱曰桂郎之病想得差道而日向稱托終歪

頭何也催促甚急荀小姐想道相持已久彼意轉深吾不出則事將不成吾必爲桂兄以竟此苦矣與柔蘭

相議送人於市上買取佼生巾服最精潔者着之乘華轎率僕隸詣郡主門前呈名帖郡主大喜迎見

於翠香閣十隊侍婢分立欄頭鋪錦茵捲彩箔爇水沉香列殷紅毯床可知其皇親貴介之富貴也

小姐進至簾外拱手再拜郡主答拜於簾內坐定擧目視之恍惚若白玉初出於藍田明珠耀輝於滄洲

祥光襲人瑞彩旆天郡主暗驚訝歎曰世上豈有男子(如此)乎是固柔蘭天定之配也欣喜之極不能

定坐使柔蘭乳媼傳言曰聞項日有微恙貴體不安今有勿藥之喜多賀丶丶荀小姐避席對曰

伏蒙貴主下念賤疾幸得小愈而向者久在床褥畧稽召命惶恐惶恐郡主曰前日奉玩清製鄙婦安能爲
之見亦知其為王子安後一人荀小姐起拜謝曰愚拙之文仰労淸鑑已不勝榮幸而今日又荷感獎感愧
良深郡主曰先生一首詩又欲得覽幸勿讓焉以春景爲題韻則擇於翠香二字中如何小姐暫讓旋止
披牋拈筆入文之頃四韻已成寫畢使侍婢奉進其詩曰

若說仙凡兩渺茫　未時八月棄槎水　展影乍開金孔雀　栖恰古里槐花含
何緣宋玉賦高唐　坐久三清桂樹香　池汲䕶佑紫鸞鸞　橫笛樓高正斷腸

郡主極稱曰雖閒天雅韻蔑以加矣但末句似有蘊結之意先生有何懷抱耶荀小姐曰小生曾在
洛陽與荀家表妹有結親之約指天為誓意外見奪拆門佳緣莫保性命難全而猥荷恩
爱將生羽翰身登青天彼此苦樂到此相忌念及前事情見乎詩信所謂詩不掩情者也郡主見
生可謂多情之人也客使侍婢送牋於小姐時小姐從簾隙窺見新郎文章容貌兩美俱全及見此詩
尤味所望其喜可知矣薛小姐曾於玉清觀既見桂生一送秋波可下其真假而盖當時潛眼着過易忘
難記且桂荀兩人形貌一樣是以薛小姐終不能分別而其亦情篇奪目麗什蕩精神魂如荷上珠露不定甚
迫事勢不得已從命　露手脚故為此遁辭

須之荀小姐請退郡主曰家兄主人殊失待客之禮老婦誠不安矣第有稟設事願小
留於外堂及出柔蘭乳媼傳言曰未亡之人爲少女擇配甚廣而未有如桂郎且老身多病將不保
朝夕先生若不以門户之衰微小女之賤陋爲嫌速行納幣之礼毋令缺望也荀小姐答曰自知賤品
不合高選而待以厚礼許以令愛榮耀極矣第今過矣雖微白命不肯遅徐而但老父方在浙中未
由面告人倫大礼恐不可自全也郡主復曰大礼者有經有權經亦一道權亦一道以經合權兄不亦乎惟先
生更思而處之荀小姐瞿思答曰欲留於此藏踪之人不可久稽欲通桂兄則數千里之地往返未易桂
处士最有大度不可小節若知我爲表兄之昏則豈不以爲快乎對曰是事極知不可而事已至此勢
不獲已親迎則當待嚴親之命納幣之仪當奉教權行矣又我以賤士方在客中幣物宲難如
礼兼以此意告之乳母喜而去俄而出傳郡主之言曰昏姻論財有傷風教古人有以荊釵爲幣者
惟先生安意速行又以郡主之言告之曰柯家必多姐晤擾客堂不甚僻陋若般移行李來住於
此則凡事皆於使穩便也荀小姐對曰厚眷到此雖極感荷而淹留是處於義兄拙恐不及俞矣
郡主今則先生既非外人待老身何跡也如以客堂不安則有一區花園距此稍遠中有小軒亦頗精潔

先生若移寓於此則供給之節老身當之荀小姐着男子衣服久近起居有妨動靜不安的心女若不復

謁見久留則恐或手脚透露自取顚沛再三苦辭而郡主旣以至誠挽之則一向違拒亦欠禮義以爲姑留

数月托以急赴於會試脫身而去則瞻聆可掩踪跡无痕豈不妙哉乃曰盛念由主秘情遂处於花园

別堂潛通於朱氏使小丫鬟着男服侍小姐以供洒掃之役荀小姐行中先非釵釧金銀之物而男子行

中不宜有婦人服飾一物不肯取来箱中所藏端州石硯一部白玉獅子硯滴一个青玉筆床一坐盛於函

中以爲幣物卜日備儀送於郡主宮中郡主見而大悅見此物實合吾女兒也以給柔蘭俾爲日用之物薛

小姐亦深愛之時荀小姐旣以筆硯爲幣摠心自矜曰此硯吾兒時與桂兄共作文房之友而今者忽

爲薛家之物可謂物各有主緣皆在天豈容人力於其間哉吾近来数月彷徨路上晝思夜度心勞意

悴者皆以呂家之故也桂兄之緣庶幾可成不知前路果如何耶思慮所及顔色悽波不甚衣袂之還

郡主衰合之年疾病彌留兒旦不呻自定小姐昏事日月趂觸風受傷不小且荀小姐衣服飲食及酬應

接對之物老身自着檢宿病添挫羞先寸分之效郡主淳慮使小姐之媒傳語曰老身不幸死昏將迫

女子若結褵今雖人世豈有餘憾但一朝奄忽未覩盛礼天荒地老此恨難忍望先生速行

親迎之礼以慰無死之人荀小姐方托稱事斂跡而退猝聞此言大生惶惕雖欲措擋計沒言處

但曰貴主玉體雖未平寧神明所致可期无憂稍待々蘇完復用相議荀小姐雖甚牢拒郡主不意

必欲速行且巫卜皆言家內苟有好事則病慮必當自消郡主之百端維曲荀小姐困於強逼不能自定

乃自解曰當初定昏大擬既已納幣親迎終若牢拒則終難成說事已至此可代桂兒之身行奠鴈之

礼徐視事勢從容抽身亦一策也對曰不告而娶古聖所戒而舍經從權在義不悖何敢自是迷見強咈聖教乎

乳母入告於郡主々々大喜曰明日即正月初吉不必更擇良辰以明日克行大礼也大小昏需一時皆辦翌日荀小姐和

與新郎粧束乘彩紅大轎笙簫鼓樂擁前擁後自花園至翠香閣拜行奠鴈礼與薛小姐交拜

畢入寢房相揖坐定荀小姐乍開雙眸見小姐婷々嫋々艶態難狀玉清画中像猶未盡形容矣荀小

姐自念曰此真桂兒之配桂兒之妻宮果死次也若與此人同事桂兒豈非人間快事乎我為桂兒竭力謀忠

而事機縛展可至難處之境誠可咲也方慮纏繞悒々不樂強作好顏宗悲佯喜與薛小姐共對酒

饌從夕盡歡小姐諦視新郎自念於心曰婦女以色事人而今日郎之艶色如此我豈不自愧於心乎是夜

同就寢席無合歡之帳圍簇金之屏聯衾並枕穩度良宵天明早起盥洗一雙夫婦各肩擁武人候

起居於郡主扶壁之交輝也彩鳳之比翼也郡主喜極揮淚曰嗟呼虔影猶留於人世獲覩今日之面喜悲

喜交至無以爲悵惜人也足以有辭於仗寰今日就死豈不快哉又鳴咽曰仗寰若得嘉招悅恣當自信於吾矣

遠近宗族多老侍媵無不交口稱頌上天矣大摠人之疾病壅塞則隔重蘇暢則小愈郡主自經昏事滯思 若見眞賞於今則便可自丹丈郎

消而和氣發危喘更續枯形腐肥病勢日益差減宛如昔日家中無不歛福於新郎巫卜之言亦不誣矣

荀小姐故意自挑如坐針席而成親數日延爲告別非徒不忍於人情拜辭郡主亦無餘地且與桂生相

難以未小詩文無可與語議者自恰失侶之雁每羨求友之鶯踽踽倀倀一身無依加以昏事綿纏身世悲

凉樹跡與悼顧影潛歎沉憂未敍好懷苦解而況親庭信息久隔矢石之間呂家昏事難進細羅之

外一念皎皎千愁慢慢畏約之心羈旅之懷案無以自遣而薛小姐星眸月頰對面則忌憂萬念蘭情接

之則起敬論詩則眼空千古語字則智周萬物雖無伉儷之義亦有朋友之情綢帷香閨寢接共月

名花朝佳句相酬暫偷一時之閑頓忘久客之苦若莊周夢化爲蝶栩栩然飛而不知其固矣一旦言近就未安適

所在勢固然矣雖然男女相反陰陽自別鸚鵡雖能人語而不離鳥也猩猴雖假人形而終是走獸也不可

蔽人目而掩人耳也初則一家以郡主所言蒼黃扰攘未及學察故荀小姐得免他人之疑而盖男

女之間大欲雖存情誼未熟則不无羞恥之心愧怯之態矣及其同寢共衾之久則自然歡昵之
事固人情也荀小姐雖工於掩跡巧於謾人傍觀之感焉得免乎左右侍婢微察氣色晝則雖如情密
之夫婦夜則還似分踈之主客薛小姐乳母不能无疑於心密問於床下使喚之小叉鬟曰吾小姐與新郎
就寢床後有何言語耶叉鬟曰相公與小姐日日相對共討文談而上床之後惟未知郎就與否別酬酢之
說話矣乳母憂疑轉切以此意密告於郡主郡主大驚曰覗渠兩間機微之色似有相愛之至情而若如汝言
則極可慘矣桂郎氣質清弱將非有疾病耶即招小姐屏侍人以乳母之言詰之曰情莫如母親親莫
如母設有難言之事毋隱於我也小姐兩臉微紅不敢仰對良久始出如嬰之語曰母言是也郡主驚惧曰夫
婦之情桂郎至今如此百年偕老何可望也小姐曰桂郎之情雖重不知其間有何故也郡主曰然則未可
試探其意耶小姐曰此非問事何可開口乎郡主曰夫妻之間何嫌之有母親雖令入於死地其何敢辭當
覗勢試之耳是日之夜兩人相對而坐薛小姐含諸不吐凝思如癡忽開硯濡毫細寫絶句一首於小紙
即低首不言如不自容荀小姐心窃怪之轉身就見其詩曰

月暗香消午夜鐘鴛鴦相并旣花叢朝来宛轉難抬看一点依然臂上紅

荀小姐吟味頗久一以爲可悶一以爲可笑即次其韻書於紙末其詩曰

東坊留連動曉鍾病来無意賞花（芳）叢東君待我重来約莫遣狂風擺軟紅

荀小姐巧飾好語而言曰娘子之致疑固其宜也我之本情則无他意當初必欲禀告於家親從後成礼矣岳母於病中命之曰我欲速行大礼欲以托孤兒身欲以保寡婦之門戶也非出於女子之私情也蓋其所望者重所慮者深尊命不可違感意不可孤不得已黽勉成昏而顧念今日之舉寔有專輒之罪甚矣人子之道自省于心自靦其面舍大義而强行親事蓋循從柎之命也與娘子不同枕席欲表不安之心豈是情誼之薄恩愛之疎乎此外別他樣懷抱娘子後當知之薛小姐對曰母親過慮使徹揮故不得已以示詩意令人羞赧欲死無地顧郎君俯察爲母之故曲諒非我之失勿以妾之謠諡爲罪也語罷躊躇不能起久而後人告此意於郡主〻〻曰桂郎之所執者礼所託者義豈少年夫婦當夜會寢吾恐其情誼之淺也小姐曰桂郎又云此外更無他意豈小女之意桂郎必有隱懷不吐此言必是托辭也郡主驚曰恠哉有何可諱之事而夫婦間隱而不發耶乘機一問未爲不可也小姐桂郎常時對人笑語自若〻稀處則往〻悄悵時〻咄歎有若不勝憂愁者矣人跡近則改

容藏悲殆出和色其中淺深未易窺也小女之意或恐因此而然也郡主方悟曰我固妄矣

也若然則彼之前程尤可慮者也小姐曰雖如此徐觀前頭之事可知矣

冷佩儷洒血淚滴　生面目爭眞姓名

荀小姐此後踪跡雖使去留俱硬事端將露狼貝可慮過數月後告於郡主曰會試已迫將往觀光矣郡主曰此去京城不甚遙遠雖徐行亦未晚矣荀小姐曰入京之後當脩科俱今雖發行亦或太緩過試期當回還矣郡主亦日望程郎之得意故不爲挽留路費留資凡場屋諸需一齊備給具備家丁十餘人陪隨荀小姐固讓之却遂告辭郡主〻張然揮淚曰自得吳郎慰此老懷即今遠行奈此別意何春園夭桃指日期吳郎插花早歸使門闌生色也荀小姐俯首而退歸寢室與薛小姐相別新婚遠別之情不可言語形也荀小姐自相一別太迯再合无期身如孤毛彩羽未知竟入於誰家籠中悲死生之未訣愴音容之將阻芳魂暗消幽腸可絶不覺嗚咽之聲自出於口也遂把薛小姐玉手曰今事未盡科事雖虛而旣忝忝解不容中廢茲與娘子作此遠別情不自抑淚亦自隨古人所謂丈夫非先淚不洒非離別間誠虛語也薛小姐掩涕而別曰遠涉江湖愼加飱餐荀小姐留別直到蘭枝之家與朱氏說盡向來經過之事

改着女服將於難於蘭枝跪奏曰小姐作此一場戲事故後郡主若有所問將何以對之乎荀小姐亦多
倥偬我未及息遍即寫而札封授蘭枝曰郡主尋我必詰於汝汝須以此書納之與朱氏共向河南本家也
時呂生得其父書有曰荀侍郎既至許昌汝自擇吉日行禮呂生大喜使家人探荀小姐消息家人還報曰荀
小姐已向皇都矣俄聞荀小姐於中路見侍郎書還歸本家矣呂生將於吉日行禮矣已又傳言病滯中路委
還呂生旋切憂而且聞小姐之來迎未得的報恐小姐出變詐之計且夜深處遂送家子問於沿江道路舟人皆
荀侍郎宅內行方於調病淹留開封府城中矣呂家蒼頭轉向府中遍求廣詢而終未得尋蹤還報呂
生生大怒叱退蒼頭更於急送他僕矣忽聞荀小姐已還矣呂生喜不自勝遂擇吉日使張媼傳於荀小姐
小姐聞張婆到門使侍婢召之張婆拜謁仍告呂生擇吉送單之意小姐徐答曰呂丞相與吾父親皆在遠地
呂公子更有何人可主昏事張婆對丞相與其老爺定已久而通於公子使即行禮故公子日望小姐之還故老爺亦
可先書於小姐乎小姐曰父親書中雖暇及此意而父親方在死生之地來頭之事未可遑料小女恨不能以身
代之方涕泣度日欲以一死報生我之恩今子之情何可念及於昏事乎父親罪未盡伸洩則雖過十年決不
可行也語畢神色凜然張婆自知無可奈何故報於呂生生極以為悶計无所出日使媒婆或責

之勢或恩之誠而荀小姐終是堅守不動辭色斥之甚截揮之甚確呂生計窮辭竭莫知

所爲奉書於其父惟延國侍郎之還也時桂生自魁捷之後雖因父命入於国子監而荀家消息如

隔弱水心緒纏結難可自解復請京師之行山人曰汝今將往河南轉向京師則可惜光陰虛送路上會

試科工何暇做汝之文章雖有才尚欠純熟且徒恃小才不習科業即汝父之所以懇望也汝須以乃父爲戒

專其志一其業處於深山靜舍或讀經史或習詩賦一鳴驚人豈非大丈夫之事乎近觀汝神色忽々氣色凄々

若有係着之延是必荀家女子之故也侍郎本无識見且多俗態且當初大婦吾家之負不遵亡室

之遺言況與呂生約已久矣豈有舍丞相之富而取寒士之貧哉荀家之好緣雖絕書中之玉女可得汝

慎旃无失功名桂生承此訓誨何敢不從自此寬抑安心讀書只自對案傷心掩卷流涕而已轉頭之頃

新春已届桂生正欲收拾行李將向京師適會魏公移拜兵部尚書馹命甚急魏公欲與山人同行山人曰

吾老矣无復有斯世之念故守樊庐乃今之宜而非但與公分路情所不忍且與兒子偕往則必絕於故

鄉而專心於科業矣三人同時西行及至洛陽桂山人僑居於城中遂送一枝於近城山寺使之溫繹舊業而已

入場較藝三場之作皆点朱衣顯榜出爲第三其時義陽郡主欲知婿郎得失命送蒼頭入京榜

已出矣歷遍里巷訪桂相一枝所居一人曰桂老爺已登第汝何以相公呼之耶蒼頭知桂生登科大喜曰桂老爺即吾主人宅婿郎也其佐命在於何處耶其人曰方在朝陽門外第三街頭矣蒼頭即到其家時一枝隱几而坐蒼頭呼門童而語之曰我開封府郡主宅奴子也須速入告於桂老爺門童不知何許人即告於桂生、、曰其人必是尋他家而來到此也第更問之門童出言于其人曰吾老爺於開封府本无所親必有與老爺同名者而汝誤訪之也蒼頭曰老爺姓名即桂一枝耶門童曰然蒼頭曰桂一枝老爺即吾郡主宅婿郎豈有誤訪之理門童笑曰吾老爺尚未娶室信有同姓名之人矣蒼頭曰老爺本以洛陽之人去年為南京鄉試壯元正月為吾主人宅婿郎要見會試領入京師汝何皆誤來耶門童聞其言皆有條理殊以為恠以蒼頭之言告於桂生、、冬于一時大笑曰此必狂人蒼頭在門外聞其咲聲心甚悶本高聲曰吾小姐所送封書衣服皆在於此伏望老爺暫時出見桂生聞封書衣服之言又拊掌而笑曰欲見狂人伏良曳履而出時日將曛黑不能卞人之容良桂生面目本與荀小姐一般蒼頭趍進拜謁奉納封書曰此小姐之札也桂生曰我曾不見汝、、亦不見我而為如此可笑之狀何如是耶蒼頭仰面詳見大驚曰其人果誤指也即出門而去又遍訪桂一枝依幕行路之人无不指示而千人一言万口

一該皆渠所到家也冒夜顛踣心疲足繭莫追其形影而待曉還故時北夷侵掠邊境天子
憂之將欲出師以魏公為大將往討之魏公受命摠戎又欲與山人偕往而山人不肯自來面辭山人遂諸
魏公大喜因出北塞山人屢建奇策大破胡騎斬首万餘級所獲牛馬駱駝軍資兵器無數胡
兵遁走且遇俞都督大軍追襲大破之鹵獲甚多兩路軍各奏捷書天子嘉之以魏公為首勳進
拜太子太師俞都督以下諸將皆以次論賞呂丞相奏曰尚書王国臣侍郎荀景華以白衣從軍俱有勳
勞請仍舊錄用以勸他人天子即下詔各陞本職荀公亦拜光祿卿隨諸將士同時還朝天子召見魏公
親褒大功魏尚書帖席奏曰此国家之福諸將之功小臣何功焉臣友桂冬崇郎河南人也有文章多
智略因為參謀資其籌策果破賊陣終成大捷臣不敢掩人之功謹具奏達天子曰使抱才之人
處老草野此有司之過也詔拜監察御史山人曰我本无意功名児既得路於青雲奔走宦路亦足着
也上表屢辭言方切至天子益嘉廉退之節許遂其願命加優賞以酬其功時荀侍郎入京謝恩
来見山人與其父子俱享顯榮且見呂丞相謝其前後力救之恩丞相曰皆出聖意安得私謝且公北征
之時幸許結昏即通於小子使之成礼小子以此意傳於令姐則令姐称父親方在危亞逼人子之情

敢言昏姻之事乎堅執不許小子亂設老父方在於賊中令公既还朝而小子年方十九令姐已過二八遅

結昏冗矣芳時荀公曰小生其時亦有書於女兒使即成礼矣不用父命終是固讓宲未知隱避今公子方侍

相公之側乎来女兒行礼於京第則尤好矣丞相曰尊言可矣荀公还家即裁書於小姐使與朱氏上來荀

小姐聞桂生之捷荀公之还一幸一喜深用自慰即裁書命家僮送之矣俄見父親之書方欲作行々

未發適患小恙姑俟差復

發書緘似夢新覺　薦錦齋以德報恩

一日荀公官閑无事邀山人父子進酒餅話淸素荀公見一枝容皃豊艶比前愈美氣度不凡風彩

襲人而時啓如珠之唇吐懸河之辯言如貫珠鄉音如郎玉誠頴悟超逸之才且早岁占科將來

𥧌荀公一倍欽愛恨不結昏不悔懊之心矣會家進一封曰河南第至矣荀公受而折封有三四張

而札曰桂山人老叔座下荀公傳與山人折見其書曰

小侄荀織素百拜頓首謹上于老叔父桂山人座下一別尊顔岁月屡換瞻慕之忱欲言則長伏

聞表兄大捷荊国榮耀焯爀此天所以報施於叔父也門閭之慶行路亦欽而涯角遠暌哀

由獻賀下悵恨缺何可勝達小侄幸蒙大人敎督之恩義篤師弟情同父女所望此身他日或有
報德之路矣小侄誠微命薄事不如意此神明降罰於妾身也言之何補死之何益然小侄曾過開封
府聞薛侯寡女有才色忽欲為表兄作媒留屢日密聞細報則其女子姿色德行世所罕有事當
稟議於大人而往返數千里之間必為疾足者所得故小女不得已着男子之服着表兄之名既經納幣
之後又行合巹之禮万一薛家女子有一毫之欠則小姐雖被濫僞之責亦所甘心矣既不於欲酬大人之
德而答表兄之情也薛女若侍大人膝下獲蒙撫愛小女死憾多惟大人命速媒妁成大礼拜謁之
期益勵此惟泣血淚而已千万保重
山人見畢嗟嘆曰我但知織素才貌超世而已豈知其義氣高出於丈夫與荀公一枝同覽荀公亦歎
服不已一枝潸潸淚滴黙无一語山人曰薛女才貌雖下人亦侄女之端厚誼宗不可孤況以侄女薦之薛
決不誤見以此言之薛女必與荀侄先昇吾兒雖未與織素成緣亦可終得配矣侄女事情殊可恰矣
仍嗟嘆數聲荀公亦有不幸之心矣山人忽然怡笑曰前日有蒼頭自稱開封府郡主宅奴子尋其丈夫
婿郎桂一枝到於吾家吾以為狂人今見侄兒之書果有苗脉也一枝曰小子其時見其蒼頭則言

語畢正非凡病者是日三人歡樂及綴盘山人文字別荀公而來中路遇魏尚書魏公曰我正欲訪兄
矣遂並車到山人之寓坐定魏公曰曾在浙中為令郎語表弟家昏事兄言當覩荀家形
勢而可否矣今聞荀家之昏已屬他人前日之約兄欲踐之耶山人曰少弟方欲躬造門下仰請
昏事忽有意外之人為之納幣於意外已之矣兄之威教恐未能仰副矣魏公悵然曰兄若
與荀家結昏弟宜無一言不足兄負約若是耶山人曰此間有異事非弟之无信也兄覽此
可知矣仍自袖中出一紙書以獻魏公曰荀家女子有如此至誠其言何可不從也魏公未及盡覽
輒有驚疑之色俄又大咲曰桂兄以吾表弟為話開封府薛仪賓也荀家娘子必是路中聞知侄女秀美
能為如此作用若荀娘可謂女中之丈夫也山人聞魏公之言益喜此時薛家蒼頭未及还啟而郡主消見榜
目則女婿桂一枝為女弟之一矣喜氣滿家歡聲動地郡主小姐之喜不可言而親戚村人之獻賀者盈門
擱路矣皂已蒼頭至歷乳今京時所爲顛末一一攎陳郡主大驚曰汝言果真的則新及第桂一枝非
吾家佳郎也天下固多同名之人但姓止河南府豈有兩桂一枝乎且京鄉試豈有一榜兩壯元乎汝若錯認而來吾家
頭曰小人不惟往問於桂相公依命長安城中先数里巷何處不到何処不問而有口者皆說王老爺有手者皆依係郡主

大疑半餉深思曰須在吾家气色異常先乃富貴之後猝生不羨之心特為拒絶佯若不知乎世上
豈有是薄行若蒼頭只以人見相公則與吾桂相公彷彿矣郡主曰若然則桂郎欲求娶吾女敢以自家
之身借冒他人形故出面目而見汝也細繹深推不得摸捉小姐潛度曰桂郎非但假名欺人之輩也此事必有
難測之端而久則可知矣郡主忽悟曰桂郎昏事本因趙家老婆而成之招問可目立下矣即命召蘭枝蘭枝來
謁郡主方欲說前後委折蘭枝曰此有封書爾娘娘下覽則可知桂郎之根本其事之首末矣自懷中拏出以郡主拆見其書曰
門下罪人荀織素謹齋沐百拜冒危含羞上言于郡主娘娘座下小妾織素本侍郎荀景華之女也母生
時小妾昏事定於同郡桂參奉之子桂枝桂枝即小妾表兄也平生自知為桂家之婦矣小妾身命太崎慈母棄世
會亦隨以大変為柳門所逼父親不得已許昏此宿緣淺而妖魔戲也小妾何可有怨天之心乎小妾自幼寄書
於桂坐息同怙恃與表兄同事筆硯相得於文字間若其莫逆交也今者雖身事報恩之心日夜耿耿矣小妾頃
日偶過玉清觀飽聞小姐幽閑之德秀麗之美欲為表兄替作媒妁蓋昔徐元直將赴曹營薦卧龍於昭烈君
臣男女其義殊其盡誠圖報之心豈異哉初意則欲直門下為薦桂兄矣旋門娘娘必欲親試文章親見容
貌以之進退敢以庸才代綴荒詞不意娘娘幸垂分外之嘉獎若因此得蒙一言諾則牢定即退是所自期而

娘娘又欲親見容貌誠迫矣路誠窮矣乃敢以綺紈之質冒書生之冠服以閨閤之蹤借桂兄之名衣冠館

冒夜眷孔仍弟小盛矣自從入府心許娘見事機技拮夫豈樂為是哉誠出不得已也每一念及此令人悚而愧汗

沾背小妾雖有欺罔之罪娘娘若假寬恕不錄其過則小妾當以一言為娘娘拜賀矣何則表兄桂一枝品調清

高而以子建文章兼潘岳風彩評恭其志縕潤其德也昔今衰之才士如玉之君子也異日若不得此兄諧若

不踏金馬玉堂小妾當挾眼以謝不知人之罪也娘娘雖求才於天下不必有異於此者從此言之小妾此舉不揣

為表兄而已況小姐既與桂兄相見兄心而嗢和上帝之意未及不在於其間是豈人謀所可為哉小妾若此

意報於桂兄父子則想若應（小妾之言想不應）不信他時自致青雲小姐坐享富貴應百年無疆之福樂三盃不盡之歡也

幸免望旨媒妁之功也嗟乎薄命之妾危如弱線此身雖欲更拜於娘娘及小姐何可易也回望蓬樓而如在

天上數日恩愛一分依俙悵然淚落不知所云

郡主見其書悵惚色且蘭枝伏地奏曰小人不敢違旨小姐之命未能直告惟娘娘死生之郡主此非汝之罪也更把

其書詳見數次極可咄嘆曰雖古之節俠不能過此矣壯哉人何其太甚也更着一次顧問於小姐曰荀氏書中俠

謂不期相見死心唱和云云何謂也此時小姐方可憤亂若隱匿卷矣久而對曰此言是也去春小姐宮清

覩之時前導與書生相對故小女偶見其人貌美又云其書生題詩于小女畫像簇子去矣小女偶次其韻

題其尾矣郡主曰汝既見其桂郎則荀與桂不下乎小姐曰誠然矣非但其容貌酷似荀氏序文中有曾見小女畫

像之意故信之無疑郡主曰既往之事雖悔曷追桂生既已登第且其容貌無異荀氏云若然誠桂生歟何

所取於寡婦之家欲與之結昏乎前日荀氏之辭有不足憑也此事將何以處之也蘭枝對曰娘娘勿慮爲荀

小姐之爲桂相公誠可質於天地鬼神桂處士豈不爲之感動而有所持疑乎此事可無慮矣郡主聞其言心神稍定

似有和平之色蘭枝又出封小成納於薛小姐曰荀小姐使小人敬納矣薛小姐開封則非書札細書絶句一首其下曰

小妹荀繡娘頓首百拜其詩曰

嶺外寒梅不及春　東風院落梨花夢
自甘零落委荒康　倘續南枝已斷魂

薛小姐見罷柳眉暫嚬玉淚並落嗚咽而言曰悲哉荀小姐之情義氣如此容貌又如此而以貞信之節抱哀

怨之情哀哉痛哉問於蘭枝曰荀氏必不托身於柄門自指其生以表其心矣柄門誰也汝其詳言以釋我意

蘭枝備陳前後曲直且告曰所謂柄門即當朝呂丞相也郡主曰呂相柄勢誠可懼也而荀侍郎以如許之女

子欲責於富田貴之家不息也甚矣薛小姐泯默眯些若有無所思告其郡主曰小女昔時陪母親往皇都時見有年弱公

主矣未知無恙否郡主曰其公主昭德宮萬貴妃所生去年以公主長成正當婚嫁之時方大起宮闕求其奇花

於外方故吾與府亦載送怔石枚舟汝豈不知耶小姐曰且宮果爲此公主之作耶想其歲未及於小女之年
及下嫁也郡主曰年歲則可命下嫁而若国家擇駙馬則此開封府年少子弟亦必擇選豈無所料耶小姐曰荀氏
明慧之心志卓越之意氣令人歎服清新之文章豔潔之容貌在古所罕而其劳退之跡從聞之情言之捨悒
見人之明危急而不思極救之道則豈非荀氏之罪人乎小女將向京師見大長公主畾一言之力救出荀之身欲與
齊肩共事桂郎矣郡主笑曰汝將以何策救荀氏乎小姐曰小女欲往說公主如此如此郡主曰荀氏才貌非他人所及
且與桂郎結死生之盟情誼本不尋常汝欲與彼同事桂郎恐不利於汝也小姐曰小女見荀氏其人最重義必
不忘人之恩小女若成此計則荀氏必欲與小女一死豈有爭寵妬色之心哉郡主曰汝意若此吾固不拒以女子之身雖
作重之行以書通意未爲不可小姐對曰此事不可書札圖之且小緩則計不成矣欲以明日爲行郡主曰雖行吾
之使媒妾知貴妃之不從也恐汝徒費心力小姐曰惟力所及盡心爲之成敗何関雖未成功此心可質郡主亦大贊其
識鑑飭車馬與從奴僕送小姐入京師小姐星夜催行至長大公主之第使閽者通之公主聞薛小姐之至驚曰聞
方設昏縁何緊急事而作此遠行耶即命宮人迎入小姐小姐禮拜後跪以郡主之言向候於公主公主賜坐其側曰
不相見屢閱春秋只有思想而已汝既長成容貌尤美足以慰我之懷也汝之母親平安否汝因何

事而遠來耶小姐對曰老母衰憊之餘疾病甚苦而幸蒙娘々乾念姑此保全小女未忘宗緣事故

惟望娘々宣力而成就之公主笑曰所幹何事(小姐)把荀氏之事陳其首尾曰救荀氏之命副少女之願都在娘々

一言伏望娘々積善々々公主嘖之嗟嘆曰奇哉是事々々荀氏方在危難之際而汝亦以大義救之小女高義尤

可量也然我以何言救荀氏小姐(曰)既娘々肯諾則如此々々何如公主笑曰汝非但有高義智謀亦過人也今月二

十七日即昭德大貴妃生辰我當入闕以汝言試之仍留小姐於宮中至其日公主與皇親国戚入內殿獻賀於貴

妃各有所賷珠宝妙錦美夫長公主即皇帝叔母貴妃之一女聰明知識無所不達皇帝亦敬之信之萬貴妃謝曰

賤降之日忽勞辱臨且遺幣帛寔切感激公主每願入來敬修起居礼於皇上兼拜尊顏而老身病若無情於尋

常悵恨也貴妃曰欲以書札仰表微誠久矣聞者皇上長在未寧中故賤身晝夜侍側自不無暇有意未遂

矣皇上自數日來復出臨慶幸曷極公主曰皇太子不幸之後迄無統雷之祥耶(皇太子名枯極諡悼恭方貴妃生)貴妃曰妾

有病賤質年既衰遲更無可望而只有一女才已長成氣質本來清弱且者方称有厄故方出而免不得療々

相見矣公主曰国臣民之願望只在娘々今蘭之慶可身上設有小疾恙皇天祖宗必垂默佑豈終無誕育

之慶乎翁主吉礼定於誰家也貴妃曰姑無定處而欲擇似𡰥之配矣公主曰老身偏荷娘々眷愛誠固不俴

矣玆有一言欲陳未知娘々之意如何耳貴妃曰貴主何以出此言耶先論事之大小言之從所惟望明教公主

乃曰聖上春秋已高疾病頻々娘々且无皇子只有翁主一人而已愚意翁主吉礼必擇定於群臣尊重之

家則事似合宜貴妃大覺謝而對曰貴主之言誠如金玉當白於皇上揀選於勳身外戚之門矣公主言矣

然勳身爵位雖高不得柄政於朝廷外戚徒享富貴而已不足以重娘々母女矣愚意則當今天子所信

任百官之所畏服莫如呂丞相々々且有一子而年未及於弱冠其爲人聰達俊秀當時一人娘々若與呂家結

親則雖天地翻覆當高枕而无憂矣貴妃大悟於心起謝而言曰貴主一言能開茅塞之心感激宗

深謹奉教矣是夜貴妃以欲與呂家結親之意奏於皇上帝曰朕意亦如此日後當下諭與於呂相矣

合巹宴才良三團圓　探花郎紅白兩奇絶

大長公主知貴妃已受皇上快諾到此宮中言於小姐々々僕々拜謝薛小姐所願既成方欲辭家以慰老叔姐

依命與公主各修書簡先送奴僕此時荀小姐病勢已差與朱氏同行至開封府忽憶舊事悽然有傷

感之心欲一見郡主及小姐以謝前日之事歷入蘭枝之家問曰近聞郡主及小姐皆无恙而我之書其即傳致

否蘭枝將小姐去後事一々奏畢且曰郡主平安而近聞薛小姐往京師云莫知何事遠行矣小姐曰薛小姐

上京之由汝雖未知但桂兄昏事彼將欲何以處之耶蘭枝曰當初我小姐日月秋桂官人時特
一書生也郡王尚且愛之況今者桂官人已作貴人豈不喜哉郡王但以未知桂官人之意爲深慮小姐
我之來此欲見薛小姐告別矣小姐雖不在不可不往拜於郡王汝雖食勞先往報我之來蘭枝受命即
往告于郡王郡王聞荀小姐來大喜先送宮女問其安否且傳掃席而待之意小姐即至郡王宅前小住
於村舍使侍婢稟於郡王曰門下多有得罪之事赦其罪則當入謁不赦則當負荊而請罪矣郡王
使侍婢傳語曰此何言也惟望速臨小姐不入屢度請罪郡王使老宮人送言曰此實禮外之事何其固
執也即賜光臨毋負孤懸之望荀小姐遂入以子侄之禮見於郡王避席俯伏惶謝欺瞞之罪郡王
荅謝曰寡居之人無所聞每恐不謹甥館之選誤却女兒之身矣幸賴小姐智謀庶幾與新貴結親
方且感祝小姐之大恩此豈有小姐之罪哉第未知桂家之昏事果無可慮之端乎小姐曰娘娘無用過慮小
妾曾以此事通於桂生桂生極其歡喜桂生心亦與處屋同而尚未下來未及成禮蓋留待殿試也郡王聞之
積慮頓釋心平如豁荀小姐曰小妾將與小姐永別矣有何事作此遠行耶郡王曰小女入京之事姑且置之娘
子之行得非覲親耶荀小姐曰然郡王曰娘子所留之禮與小女同着悲娘子之失所母女相對爲之酸辛矜

覲親之外別无他事耶荀小姐淒然曰以有他事小妾之命如朝露矣空言无補維娘娘更勿提起此小妾洪

小姐同处者数月知己之情有愈於骨肉矣更未相見將作永訣終身之恨恐无可解之日淚隨言落羅裙

盡濕郡王亦不勝悲愴曰小女思娘子之情亦如娘子小女謂我曰若與娘子共事夫平生可死未盡之恨不知

娘子亦如此乎荀小姐長嘆曰是事小女亦寤寐願而但妾之身命不與小姐同此之花或有飛落錦筵

者或有飄沾於泥土者人之苦樂榮辱亦如此矣為之奈何郡王曰娘子誤矣生處富貴權勢之家豈

可比之泥土乎荀小姐曰妾命既薄恐不得享其富貴矣郡王曰娘子之心雖洪小女同我亦思之卓文君不

容茂陵之女而吟成白頭君矣人見邢夫而至於涕泣此人情之所不免者也大抵一家兩人同事夫始則何嘗有期

於疾妬而終焉閨閫之內劒戟森列衽席之上戈矛各竪而丈夫恩情未必長留於一處纖芥之怨轉成深

讐密勿之情漸至相疎豈不可慎哉古人有言曰二女同居其心不一其戒誠然矣荀氏曰貴主之論前世偕妾

之情曲盡无餘蘊矣若其脫俗超世之女子不可以尋常規律論之娥皇女英生而共事夫舜死而同穴梧野至

二妃

今湘舟之上斑斑有淚痕此何可與文君邢尹並論哉郡王曰娘子達論足使人意暢而豁矣昨日家丁自兒女处到

書中有娘子可現說話娘子欲見否荀小姐對曰小姐容貌既不得見若見其手跡足償悲念之懷迺郡王

自函中出一書以授小姐〻見之則其槩曰公主娘〻為小女親入大內掉三寸之舌開陳利害悟貴妃之意受皇上之諾以救荀氏之危急以成小女之情願人所欲天必從之果信矣其餘郡主安寧之意公主挽留之言也荀小姐再三閱覽莫知其曲折告於郡主曰薛子書中有為救小妾之言而小妾愚暗懵未解得伏望娘〻詳教焉郡主曰此言賀於娘子〻〻安坐詳聞我言頃者小女見娘子抵老身之書嗚咽〻悲不自勝以為我不忍循事桂郎矣即入皇都見大長公主以如此〻之說備陳利害萬貴妃皇上之意旣以牢定公翁朝廷上行嘉禮不過為次第舉行事也豈非向娘子可賀者乎荀小姐聽未畢淚下如雨不成語音良久乃起再拜而謝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父母活我娘〻共小姐也雖粉骨碎身何以報此恩耶但貴妃之意終未変耶郡主曰似无此慮也公主能為小女往說其寔也於貴妃之言也何憂变改於中道乎乃令侍婢進饌以賀荀小姐曰老身又有一言惟娘子悲怜之老身血屬惟一女兒也渠之容貌雖甚不美亦粗知文字義理愛之心自以為稀於古者今者娘子容貌謂以汪濁古人所歎自今以兒女之身永托於娘子惟娘子抑其不滿之心補其不足之處藏垢匿瑕掩短揚長允令得罪於夫家即老身日夜之望也荀小姐又起拜而謝曰娘〻猶且致疑於小妾耶薛小姐之恩已浹於小妾之骨髓雖執鞭鐙亦難盡報小妾方欲以身托之於薛小姐何以有此教耶雖無令

日之教謹當死忘於死生矣郡主又謝而言曰娘子之行及到京師則呂家之事必也出揚矣且桂处士父子時在輦下

女兒亦方留於公主宮中老身欲與娘子同行入京師並行桂家婚事於一時郡主小姐終夜酬酢欣豫之色可掬矣

明日郡主與荀小姐共轎而行入城郡主向大長公主宮中荀小姐入侍之第荀公妥相逢於久闊之餘其喜如何時桂

生入殿試占之又除翰林院偏脩揚名譽於一時矣翁主吉礼天子之不下教於臣陰宮中故外人不知矣呂丞相聞

小姐來到日促婚事荀侍郎亦整齊婚具以待吉日矣荀小姐不敢以所聞於郡主者煩告於父親惟恐好事

不成佳氣終日廢寝廢食若存若亡一日荀公退朝而留未及脫袍色纖素而謂之曰吾之定婚於呂家非本意

也迫於勢也每見汝顏色帶愁我心如刺今日筵中(翁主是福[illegible]音乎是孟律龍女乎)皇上許以明顯翁主下嫁於呂丞相之子吾兒當歸於桂

家吾門之慶孰愈於此哉荀小姐聞其父親之言蘊畜喜色惟仰答之曰父親曰小女婚事過蒙父念小女安

得而安心乎朱氏亦大小家人攢手稱賀於小姐荀公言於小姐曰今則桂家之婚更无可疑矣但桂侄已定婚於薛

女與薛氏同救桂郎於汝心何如小姐曰此小女心中之願也具言薛小姐救命之事荀公驚又嘆曰薛女高義

蓋无難於千古汝當以同氣之理待之即往見桂山人定婚而故荀薛兩家共備大家遮隔內外郡主居於

內舍荀公处於外廊擇吉日兩小姐凝粧業金飾玉雕花鏤葉以待新郎而桂翰林偏綫之服來

八人輪次來賀奏方人爭隨詣其家與兩小姐行拜之礼魏尚書呂丞相(此時亦有面約而來否)皆在賀客之列矣礼畢三人共入洞房列席而坐荀小姐婵妍之態驚見別後之容薛小姐娉婷之質移來簇上之面桂翰林(荀姐別後之容一見可敍其阻濶之懷想應頻顧於薛小姐之生面)左顧右眄疲於應接合巹宴方古之絕俱華於一家四海三才同會於一堂如其兄哥如其美也小姐蓋同甲而荀小姐爲一月長故荀爲姐〻薛爲妹而桂翰林是夜與荀小姐寢翌夜與薛小姐同樂舊情愈密新歡更篤自男女以快樂之事會合之奇無此之二矣薛夫人賀荀夫人曰昏姻致賀於孔不可姐〻不改貞節自全情操古來有也敢不奉一言而賀乎荀夫人曰此皆吳夫人之賜也欲報之德山高海深惟願白首同居以畢此生矣薛夫人斂衽而謝之兩夫行新婦礼並謁於桂處士〻〻見兩人姿色少無上下慈愛切至荀公之於郡主之情江河不淺一時有子之人有女之家莫不欽羨一日薛夫人對鏡調粧荀夫人執而笑曰吳妹臂上一点紅尚不改乎薛夫人曰言之可慚姐〻勿說已往之事相與談戲翰林適自外而入見兩夫人相戲問其故荀小姐因說舊事自香串中出薛夫人所作絕句一首以視翰林薛夫人笑而發赤於面取其詩而裂之翰林大笑謂荀夫人曰其詩夫人以何言答之耶荀夫人[笑]曰有自屈之心不敢以言辭對之歸次其韻以答其意仍誦之翰林曰二詩俱佳而各自亦不可無吟者夫人曰唯〻使侍婢磨墨披牋又次其韻其詩曰

燭影浮〻綃幕中雲鬟慵整綠叢〻雁将

楚峽三更雨更洗却香腮上紅　翰林見詩亟稱且笑薛夫人曰姐姐為小妹不掩醜拙乃次其韻投於郎
君非以母親托小妹之意翰林曰此閨中美事何害之有今日我為兩夫人當作一詩題絶句一首曰
今宵月色昨宵風香作雲葩錦作叢自笑採花開不得纔開素艶又開紅　薛夫人又次其韻曰
晨摇玉佩響玲瓏倚遍新芳一兩叢睡起雲鬟慵不整媿將霞臉較軟紅　三人並坐傳說諧笑
琅琅荀夫人見郎君末句覺前日事也吾兩人陪大人指紅白牡丹使各賦一首矣而今思之正如今日事相合詩之
有應有如是耶似非无心也翰林頓悟曰夫人以吾詩有金馬玉堂之氣像我以不才顯榮且得兩夫人必應
末句之意以夫人之詩謂有謙退德今日與薛夫人同栖一室有意謙退與詩意暗合豈不誠哉即賀其詩
以示薛夫人仍歷讀玉清觀兩詩及寄薛夫人詩異香閣序嘆息與悲翰林慰之曰自古才子佳人必有奇傳
之美談一二事而止也夫人視相門富貴如糞土自決死生終能相從薛夫人一從簾隙而相見和題一詩詩結佳緣
一雙明眸兩夫人相薦相救同進同居非古人所企桂一枝以何福當此荀夫人笑曰吳妹非徒眼目之明且精通相法
能知陳平鄧通之窮達矣不趺能下男女一雙明眸亦如是底乎薛夫人笑曰小妹相人如伯樂相馬惟知千里馬豈
不別雌雄也妍語清話以送長日自是後夫婦三人相與敬愛共脩礼法閨門雍肅父母安寧爵祿並臻

官秩漸進荀夫人生一男一女薛夫人生二男郡主取其長男親自撫育以傳薛門宗祀桂小人自此髮弁

於世事遨遊山水身世放狂荀公官至正御桂翰林爭事必治皇帝拜吏部尚書兼春坊翰林學士以直道報之天

子甚寵重方欲大用矣天子昇遐正德皇帝即位朝廷日漸多事時桂处士荀尚書皆以天年終尚書謂兩夫人曰

昔司馬相如挾文君輕漢爵祿今我家有两文君而不早歸去則豈不謂為相如笑乎即日稱病還歸故鄉時尚書

年未四十兩夫人春色亦暮矣尚書亦兩夫人至郡主宮中留數日欲辭歸故鄉薛夫人請於尚書曰妾事尚公之日長

事母之日短願相公特許妾身歸養老母使侍百年後事相公則幸孰大焉尚書悲其意感其孝答曰岳母無侍

奉之人夫人有終養之願豈惜一時之別不報三春之輝乎惟夫人自為之薛夫人謂荀夫人曰妾既受相公之諾留侍

老母之側不得與姐〻偕往此心悠〻何時可已相公安頓來欵屋以慰老母而弟與姐〻相成闊別難恨顯如

家素紛惟望敬事相公保重〻握手凄酸不忍相離尚書與荀夫人至洛陽舊屋安頓後數來郡主起居

自此翠香閣便作鳳栖之地也數年後郡主捐世兩夫人始相聚尚書日合年治園栽樹日與兩夫人或賞風月或製

詩賦偕老至季餘年是眞伉儷間未易之緣天壤中最奇之事子孫相授清要之班世有蕃衍之慶至今河南自

相傳誦無不称美編作傳記以播耳目凡為婦女從事疾妬者見此傳則庶幾慚愧而有改悟之端可以裨風化之萬一云爾